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三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姜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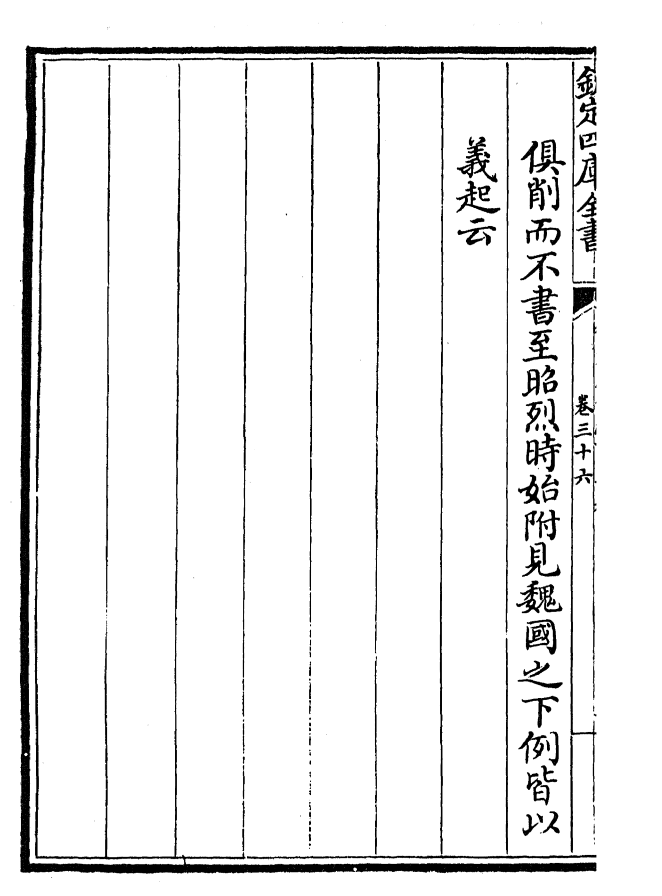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三十六

起丙戌漢獻帝建安十一年
止庚子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凡十五年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東漢之末羣雄競起獻帝雖擁虛名猶儼然在位則紀事統於所尊仍分見於下格至建安二十五年為魏黃初元年則魏事詳書於魏格又獻帝時曹操所封功臣侯徒有功於操而已



俱削而不書至昭烈時始附見魏國之下例皆以

義起云

漢

丙戌

建安十一年

春正月有星孛於北斗

曹操擊高幹斬之以梁習為并州刺史○時荒亂之餘胡狄雄張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各為寇害習到官誘喻招納皆禮名其豪右稍薦舉使詣幕府次發諸丁彊以為義從又

琅邪王熙

紹封一年熙以故琅邪順王容子封

齊王承

自建武二年哀王章以武王縯

甘陵王

詳靈帝中平六年至是國除

濟北王

詳桓帝元嘉二年至是國除○濟北漢書作濟

阜陵王

自王赦薨無子國除○自質王延以光武子封至赦凡八王

常山王

自中平元年王

附

南匈奴

是年并州刺史高幹據壺關為曹操所敗自入匈奴求救單于呼廚泉不受

烏桓

因大軍出征令諸將分請以為勇力吏兵已去之後稍移其家送鄴凡數萬口不從者討之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邊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習乃貢達名士常林楊俊之徒後皆顯名

以仲長統為尚書郎

口初山陽仲長統遊學至并州高幹善遇之訪以世事統曰君有雄志而

子封太原改封齊王至承凡六王國除

北海王

自康王薨無後至是國除詳順帝永和二年

陰

平原王

自懷王勝以和帝長子封凡三王兩絕兩繼至是國除

武平侯曹操

嵩遭黃巾棄國至是國除

下邳王

自惠王衍至衰王宜凡四世宜無子國除

吳侯孫權

領會稽擊山賊

烏桓乘天下亂破幽州略有漢民十餘萬戶袁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以家人子為己女妻焉遼西單于蹋頓尤彊為紹所厚

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不悅統去之幹死荀悅舉統為尚書郎○統嘗著論曰昌言其畧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角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乃始覊首繫頸就我之銜紲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彼見

領冀州操自將擊高幹世子丕守鄴使別駕從事崔琰傅之操圍壺關三月壺關降八月東討海賊管承至淳于遣將樂進

麻保二屯平之

故尚凡弟歸之數入塞為寇

天下莫敢與之違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親愛容悅之人寵貴后妃之家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斵生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竝起昔之為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讐也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耶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烏桓寇邊○遼西烏

李典擊破之承走入海島

昌豨復叛遣于禁討斬之

鑿平虜渠泉州渠以通運

桓蹋頓尤彊袁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寇欲助尚復故地曹操將擊之鑿渠自呼沱入泒水名平虜渠又從泃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運○泒音孤

丁亥

建安十二年

春二月曹操封功臣為列侯

劉友益曰功臣何滅袁氏者也

濟南王贇

贇為濟南王康子　十月為

豫州劉備

屯新野　操北伐烏桓備說劉表

吳侯孫權

領會稽　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

遼東公孫康

遼東單于速僕

烏桓

曹操將擊烏桓　用田疇為鄉導

操滅袁氏非為漢也則亦有功於曹操而已矣故以曹操冠之

夏操擊烏桓秋八月破之斬蹋頓袁熙袁尚犇遼東公孫康斬之○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事不可悔郭嘉曰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

黃巾賊所害子開嗣凡十三年漢亡魏以為崇德侯

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

而還

權母吳氏疾篤引見張昭等屬以後事而薨

丸與袁尚袁熙奔遼東太守公孫康斬尚熙并速僕丸首送鄴

東指柳城袁尚袁熙與蹋頓及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能臣抵之等迎戰大敗蹋頓被殺胡漢二十餘萬降於操

則備不為用雖空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行至易嘉勸輕兵兼道掩其不意○操遣使辟田疇時方憂水雨兵不得進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道車馬深不載舟船為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絶尚有微徑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

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也

見諸葛亮於隆中

武平侯曹操

據許

二月操自淳于還鄴奏

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旁曰方今夏暑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遂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岡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軍八月操登

封功臣二十餘人皆為列侯因表萬歲亭侯荀彧功狀增封千戸又欲授以三公彧深自陳讓至於十數乃止

擊烏桓破之斬

白狼山卒與虜遇縱擊大敗之斬蹋頓降者二十餘萬尚熙奔遼東尚有數千騎或勸操遂擊之操曰吾方使公孫康送尚熙首不煩兵矣九月康果斬尚熙首送之諸將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操梟尚首令敢哭者斬牽招獨設祭悲哭操義之舉為茂

蹋頓

才○時天寒且旱二百里無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為糧鑿地三十餘丈方得水既還許問前諫者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封田疇為亭侯固讓不受乃拜議郎

冬十月有星孛於鶉尾

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初琅邪諸葛

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崔州平然之州平烈之子也○劉備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

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

世國險民附賢能為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

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内修政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侯張飛不悅備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

復言侯飛乃止。

徽清雅有知人之鑒同縣龎徳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亮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徳公初不令止○士元名統徳公從子少樸鈍未有識者惟徳公與徽重之徳公嘗謂孔明為卧龍士元為鳳雛徳操為冰鑑故徳操與備語而稱之

劉友益曰入綱目未有書見賢

者於是特書史予之也終綱目書見賢一而已○尹起莘曰孔明以管樂自處豈大言無當者彼謂枉已不可以直人故不苟合以求售謂托身不可以非所故不苟仕於僭竊時乎未遇則高蹈丘園道苟可行則奮志事業君臣既合魚水相懽則聲大

戊子

建安十三年

義於天下使興衰繼絕翊扶正統之志昭如日星然後篡竊之徒其罪始暴白而不可掩是豈區區一智一能之士隨世就功名者可同日語哉書劉備見諸葛亮於隆中其與聘莘野訪渭濱者越千載如出一轍矣

豫州劉備

成武侯劉表

春正月曹操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玄武池在彰德府城西南

孫權擊江夏太守黃祖破斬之○初巴郡甘寧將僮客八百人歸劉表觀表事勢終必無成欲東入吳黃祖在夏口軍不得過乃依祖三年祖以凡人畜之孫權擊祖祖敗走權校尉凌操追急寧射殺操祖待寧如初都督蘇

屯新野秋八月徙屯樊城劉琮舉州降操不敢告備久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宋忠詣備宣旨時操已在宛備大驚駭謂忠

鎮襄陽凡十九年秋表薨蔡瑁張允等以次子琮為嗣琮以侯印授凡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

飛數薦寧不用乃白以為邪長寧遂亡奔孫權周瑜呂蒙共薦達之寧獻策曰今漢祚日微曹操終為篡盜南荆之地山川形便誠國之西勢也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至尊當早圖之不可後操圖之之計宜先取黄祖祖今昏耄財穀竝乏戰具不修往必可破一破祖軍鼓行而西據楚關大

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不亦大劇乎引刀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别復殺卿單遂遣

奔江南琮舉州降操操遂進兵劉備自樊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荆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

勢彌廣可規巴蜀矣權深納之舉酒屬寧曰興霸今年行討如此酒矣決以付卿權遂擊祖○祖横兩蒙衝挾守沔口大紲繫石千弩交射軍不可前董襲凌統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突入蒙衝裏襲以刀斷紲蒙衝乃横流大兵遂進祖令陳就逆戰呂蒙親梟就首水陸竝進遂屠其

之將其衆去至當陽操追及之張飛為備斷後與劉琦合兵屯夏口魯肅勸備與孫權合從諸葛亮求救於權權遣周瑜程

泣而去琮將王威說琮曰操聞將軍既降劉備已走必懈弛輕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徼之於險操可獲也獲操即威鎮四海非

城祖出走追斬之

夏六月罷三公官曹操自為丞相○操以崔琰為西曹掾毛玠為東曹掾司馬朗為主簿弟懿為文學掾琰玠竝典選舉所舉用皆清正之士由是士以廉節自勵○司馬懿少聰達多大畧琰謂朗曰君弟聰亮明允剛斷英特非子所及也操聞而辟之○操幼子倉舒死操傷惜

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與備并力拒操

備在樊口日望權軍見瑜船遣人慰勞之瑜曰有軍任不可得委署儻能屈威

徒保守今日而已琮不納

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也若聽明公之命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操乃止

以馬騰為衛尉○以騰子超為偏將軍代統其衆悉徙其家屬詣鄴

秋七月曹操擊劉表

八月操殺大中大夫

誠副其所望備乃乘單舸往見瑜曰今拒曹公深為得計戰卒有幾瑜曰三萬人備曰恨少瑜曰此自足用豫州但觀瑜破之

孔融夷其族○融恃其才望數戲侮操操以融名重天下外容忍而内甚嫌之融又上書言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諸侯操以論建漸廣益憚之融與郗慮有隙慮承操旨奏融昔在北海招合徒衆欲規不軌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又與禰衡更相贊揚衡謂仲尼不死融答顔回

備欲呼魯肅等共會語瑜曰受命不得妄委署若欲見子敬可別過之備深媿喜

操敗于赤壁遂收江南以亮為軍師中

復生大逆不道操遂收融并其妻子皆殺之初京兆脂習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太過必罹世患及融死莫敢收者習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為操收習欲殺之既而赦之○融性寬容少忌好士賓客日盈其門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融孔子二十世孫

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

武平侯曹操

領冀州春正月司徒趙溫辟操

劉表甍九月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初表二子琦琮表為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與亮升樓去梯謂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會黄祖

子丕操表温辟臣子弟選舉故不以實篤免之操自為丞相以崔琰毛玠典選舉拔敦實斥華偽進沖遜抑阿黨吏潔於上俗

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為江夏太守表薨琮嗣○未幾操軍至蒯越等勸琮降操曰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操至新野琮舉州降以節迎操操遂進兵

劉備奔江陵操追至當陽及之備走夏口○劉備屯樊琮

移於下操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人自治吾復何為哉

七月擊劉表

九月軍至新野表子琮舉州降

冬十月順江東

降而不以告久之
乃覺則操已在宛
矣或勸備攻琮荆
州可得備曰劉荆
州臨亡託我以遺
孤背信自濟死何
面目以見劉荆州
乎將其衆去至當
陽衆十餘萬人輜
重數千兩日行十
餘里别遣關侯乘
船會江陵或謂備
宜速行保江陵備
曰夫濟大事必以
人為本今人歸吾
吾何忍棄去

下
益州牧
劉璋始
受徵役
遣兵給
軍
十二月
軍自江
陵至赤
壁與周
瑜劉備
等戰不
利於是
大疫吏
士多死
者乃引

習鑿齒曰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

軍還

吳侯孫權

領會稽甘寧自江夏奔權權禮異同於舊臣寧說權取黃祖權遂擊祖斬之

權先作兩函欲

雲等數十騎走操
大獲其人衆輜重○
徐庶母為操所獲
庶辭備指其心曰
本欲與將軍共圖
王霸之業者以此
方寸之地也今已
失老母方寸亂矣
無益於事請從此
別遂詣操○張飛
將二十騎拒後據
水斷橋瞋目橫矛
曰身是張翼德也
可來共決死操兵
無敢近者翼德漢書作益
德○或謂備趙雲

臧祖及
蘇飛首
權為諸
將置酒
寧下席
叩頭血
涕交流
為權言
飛舊恩
乞其首
領權曰
今為君
置之若
走去何
寧曰飛
受更生

已北走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侯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至夏口

操進軍江陵○操進軍江陵以劉琮為青州刺史封列侯并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釋韓嵩之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為大鴻臚荊州大

之恩逐之尚不走豈當圖亡哉若爾寧頭當代入函權赦之凌操子統欲殺寧權命不得讐令寧屯他所

曹操引軍東下

將文聘別屯在外操濟漢聘乃詣操操厚遇之使統本兵為江夏太守以韓暨為丞相士曹屬裴潛參丞相軍事劉洽劉廙王粲皆為掾屬司馬芝為菅令從人望也
冬十月癸未朔日食
劉璋遣別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然識達精果操已定荊州走劉備不復存録松松怨之歸勸璋

議者皆勸迎之惟周瑜魯肅請拒之乃選三萬人使周瑜程普將之與劉備俱進大破操軍於赤壁追至南郡與曹仁相拒

絕操與備相結璋從之

習鑿齒曰昔齊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內而棄之於俯仰之頃豈不惜乎

曹操東下孫權遣周瑜魯肅等與劉備迎擊於赤壁大破之操引還○初魯肅言於孫權曰今劉表新亡二子不協

權使其將賀齊討黟歙賊平之分歙為徙新新定黎陽休陽縣以六縣為新都郡○徙新黎陽漢書作始興黎陽

權自將

肅請奉命弔表二子説劉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令不速往恐為操所先權即遣肅行比至南郡而琮已降肅遂迎備於當陽長坂宣權旨致殷勤之意且曰孫討虜聰明仁惠敬賢禮士江表英豪咸歸附之已據六郡兵精糧足君莫若遣腹心自結於東以共濟世業備甚悦肅又謂

圍合肥

諸葛亮曰我子瑜友也即共定交子瑜者亮兄瑾也為權長史備用肅計進住鄂縣之樊口○操將順江東下亮謂備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遂與肅俱詣權見於柴桑說權曰天下大亂將軍起兵江東劉豫州收衆漢南與曹操共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

海英雄無用武之地故豫州遁逃至此願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絶若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北面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内懷猶豫之計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乎亮曰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

仰若事之不濟天也安能復為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雖敗今戰士還者及關侯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操衆遠來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

此所謂强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不習水戰今將軍誠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共破操軍則荊吳之勢强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衆方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羣下

莫不失色張昭等皆謂不如迎之魯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於宇下權知其意執肅手曰卿欲何言肅曰今肅可迎操耳將軍不可也肅迎操累官故不失州郡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權歎息曰諸人甚失孤望卿計正與孤同○時周瑜受使至番陽肅勸權召還瑜至謂權曰操雖託名漢相

實漢賊也將軍以
神武雄才當横行
天下為漢家除殘
去穢況操自送死
而可迎之耶將軍
禽操宜在今日瑜
請得精兵數萬人
進住夏口保為將
軍破之權曰老賊
欲廢漢自立久矣
徒忌二袁呂布劉
表與孤耳今數雄
已滅惟孤尚存孤
與老賊勢不兩立
因拔刀斫前奏案
曰敢有復言當迎

操者與此案同○是夜瑜復見權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甚無謂也今以實校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雖多甚不足畏也瑜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撫其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

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與孤同耳已選三萬人船糧戰具俱辦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為卿後援遂以周瑜程普為左右督與備幷力逆操以魯肅為贊軍校尉進與操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步將黄蓋

曰寇眾我寡難與持久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十艘載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備走舸繫於其尾先以書遺操詐云欲降時東南風急蓋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餘船以次俱進○操軍吏士皆出營立觀指言蓋降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

火烈風猛船往如箭燒盡北船延及岸上營落頃之烟燄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瑜等率輕鋭繼其後靁鼓大震北軍大壞○操引軍從華容道步走遇泥濘道不通使羸兵負草填之蹈藉死者甚衆天又大風劉備周瑜水陸並進追操至南郡操軍死者大半操乃留曹仁徐晃守江陵樂進

守襄陽引軍北還周瑜程普將數萬衆與曹仁隔江未戰甘寧徑進取夷陵守之益州將襲肅舉軍降○瑜表以肅兵益呂蒙蒙盛稱肅有膽畧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權善其言還肅兵○曹仁遣兵圍甘寧寧求救於瑜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瑜普曰留凌公績於江陵蒙與君行

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瑜從之大破仁兵於夷陵獲馬三百匹而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瑜乃渡江屯北岸與仁相拒

蘇軾曰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孫權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魏武乃重發於備而喪其功輕為於權而致其敗此不

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

十二月孫權圍合肥○使張昭攻九江之當塗不克

劉備徇荊州江南諸郡降之○備表劉琦為荊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為軍師中郎將督諸郡賦稅以充軍實以偏

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操追念田疇功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茍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丕以為宜勿奪以優其節荀彧鍾繇亦以為可聽操猶欲侯之以疇與夏侯惇善使惇自以其情喻之惇就疇宿疇知其指

不復發言惇臨去固邀疇疇曰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禄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願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横流惇具以荅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

孫權使其將賀齊討黟賊平之○丹陽

黟歙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歷山四面壁立齊募輕捷士夜於隱處以鐵戈拓山而上縣布以援下人得上者百餘人分布四面鳴鼓角賊守路者驚走還大軍上攻破之乃分其地為新都郡以齊為太守

己丑

建安十四年

春三月孫權引兵還

○權圍合肥久不

荊州劉備

領荊州

屯公安

下率輕騎欲身往突敵張紘諫曰此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乃止操遣將張喜解圍久而未至揚州別駕蔣濟詐言救至遣使賫書語城中權軍獲之遂燒圍走

秋七月曹操軍合肥開芍陂屯田

冬十月荆州地震

十二月操軍還譙○操留張遼樂進李

孫權表備領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立營油口改名公安

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

典屯合肥而還○遼軍中常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曰是不一軍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驚動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陳而立俄頃皆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孫權表劉備領荆州牧○周瑜攻曹仁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權以瑜領南郡太守屯江

刀侍立備每入心常凜凜

武平侯曹操

領冀州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七月自渦入淮出肥水

陵程普領江夏太守治沙羨呂範領彭澤太守呂蒙領尋陽令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會劉琦卒權以備領荊州牧曹操密遣九江蔣幹往說周瑜幹以才辯獨步於江淮之間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立謂之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耶因延幹與周觀營中

軍合肥置揚州郡縣長吏開芍陂屯田十二月軍還譙

吳侯孫權

領徐州三月圍合肥久不下引軍還十二月

庚寅

建安十五年

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晏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謂之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能移其意乎幹但笑終無所言還白操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能間也

荊州劉備

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以妹妻劉備

壽亭侯關

新亭侯張

交阯

春曹操下令求才○丞相掾和洽言於操曰天下之人才德各殊不可以一節取也今朝廷之議吏有新衣好車者謂之不清衣裘敝壞者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汙辱其衣藏其輿服明府大吏或自挈壺飧以入官寺勉而為之必有疲瘁而或容隱偽矣操善之下令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

武平侯曹

領荊州二年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地以龐統為治中從事既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

侯

備定江南以侯為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

飛

備定江南以飛為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後轉江南郡

時天下紛亂蒼梧士燮為交阯太守威尊無上是年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威聲大震加燮左將軍燮遣子入質於權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才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二三子其佐我明揚側陋惟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二月乙巳朔日食

冬曹操作銅雀臺於鄴○令彰德府東北

十二月操讓還三縣○操下令曰孤始舉孝廉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為人所凡愚欲好

操
領冀州
春下令求才
冬作銅雀臺
還讓三縣戶二萬

吳孫權
領徐州
分豫章為番陽郡分長

作政教以立名譽故在濟南除殘去穢平心選舉以是為強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還鄉里乃於譙東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為二十年規待天下清乃出仕耳然不能如意徵為典軍校尉意遂更欲為國家討賊立功使題墓道言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值董卓之難興

沙為漢昌郡以魯肅為太守屯陸口

舉義兵後領兖州破降黄巾三十萬衆又討擊袁術摧破袁紹梟其二子復定劉表遂平天下身為宰相人臣之貴已極意望已過矣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或者見孤彊盛妄相忖度言有不遜之志每用耿耿故為諸君陳道此言皆肝鬲之要也然欲孤便爾委兵歸就

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離兵為人所禍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也然兼封四縣食户三萬何德堪之江湖未靜不可讓位至於邑土可得而辭今上還陽夏柘苦三縣户二萬但食武平萬户且以分損謗議少減孤之責也

胡寅曰曹公此

令有是有非墓道之題乃其本意後萌篡奪之心亦勢固然也乃上還三縣謂可損專兵之謗一何愚弄衆聽之甚哉○鍾惺曰字字不情却妙在詳至懇款若出至誠使聽者心雖不以為然而無以奪之另是一副心顔

孫權

南郡守將周瑜卒權以魯肅代領

其兵○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侯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謂宜徙備置吳盛為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而分侯飛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

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不從備還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前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瑜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敗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與馬超結援瑜還與

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奮威者權從弟瑜也周瑜還治行裝道病困與權牋曰瑜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耳今曹操在北疆埸未靖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儻所言可採瑜死不朽矣卒於

巴丘權哀慟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孤何賴哉自迎其喪於蕪湖為子登娶其女以其男循為騎都尉妻以女胤為興業都尉妻以宗女○初瑜見友於孫策太夫人又使權以兄奉之時諸將賓客為禮尚簡而瑜便執臣節程普以年長數陵侮瑜瑜執節下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乃

告人曰與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權以肅代瑜肅勸權以荆州借劉備與共拒操權從之○初權謂呂蒙曰卿今當塗掌事不可不學蒙辭以軍中多務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為博士邪但當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常讀書以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學及肅過尋陽與蒙議論

大驚曰卿今者才畧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見事之晚乎肅遂拜蒙母結友而去

劉備以龐統為治中從事○備以統守耒陽令不治免魯肅遺備書曰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備與統譚大器之遂用

統為治中親待亞
亮竝為軍師中郎
將

孫權以步隲為交州
刺史○初蒼梧士
燮為交阯太守表
其弟壹領合浦太
守䵣領九真太守
武領南海太守燮
體器寛厚中國士
人多往依之雄長
一州偏在萬里威
尊無上出入儀衛
甚盛震服百蠻而
交州刺史張津好
鬼神事常著絳帕

頭鼓琴燒香讀道書云可以助化為其將所殺至是權以隲為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蒼梧太守吴巨外附内違隲誘斬之威聲大震權加燮左將軍燮遣子入質由是嶺南始服屬於權

辛卯

建安十六年

春正月曹操以其子丕為五官中郎將

趙王赦　嗣年未詳豫子

荆州劉備　入益州益州劉

益州劉璋　據成都璋聞曹

為丞相副
劉攽曰丞相副前此未有也書曰以其子丕罷之也自是司馬昭以其子炎副相國高歡遣其世子澄入鄴輔政徐溫留子知訓江都輔政皆操之教也

三月遣鍾繇擊張魯○馬超韓遂等反秋曹操擊破之○操遣鍾繇討張魯而使夏侯淵等將

璋嗣

璋遣法正迎備遂留諸葛亮關侯守荊州自將兵入益州至涪劉璋出迎增兵使擊張魯遂至葭萌

武平侯曹

操遣鍾繇向漢中內懷恐懼張松說璋迎劉備以拒操璋從之遣法正迎備備至涪城璋率步騎數萬與備會備出屯葭萌

兵出河東興繇會倉曹屬高柔諫曰大兵西出韓遂馬超疑為襲己必相扇動宜先招集三輔三輔平漢中可傳檄而定也操不從關中諸將果疑操之馬超韓遂侯選程銀楊秋李堪張横梁興成宜馬玩等十部皆反其衆十萬屯據潼關操遣曹仁督諸將拒之敕令堅壁勿與戰○七月操自將

操

領冀州天子報減戶五千分所讓三縣萬五千戶封三子植為平原侯據為范陽侯豹為饒陽侯食邑各五千

擊之議者多言關西兵習長矛非精選前鋒不可當也操曰戰在我非在賊也賊雖習長矛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八月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以步騎數千人渡蒲阪津據河西為營○閏月操自潼關北渡河兵衆先渡操獨與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馬

戶太原商曜等以大陵叛遣夏侯淵徐晃圍破之

吳侯孫權

領徐州權徙治秣陵

超將步騎萬餘人攻之矢下如雨操猶據胡牀不動許褚扶操上船船工中流矢死褚左手舉鞍蔽操右手刺船校尉丁斐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之操乃得渡遂自蒲阪渡西河循河為甬道而南超等退拒渭口操乃多設疑兵潛遣兵入渭為浮橋而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超等夜攻營伏兵

擊破之超等屯渭南遣使求割河以西請和操不許九月進軍悉渡渭超等數挑戰又不許固請割地求送任子賈詡以為可偽許之操復問計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韓遂請與操相見操與遂有舊於是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

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操與遂書多所點竄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操乃與克日會戰大破之斬成宜李堪等遂超奔涼州楊秋奔安定○始關中諸將每一部至操輒有喜色諸將問其故操曰關中長

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適為主一舉可滅吾是以喜乃留夏侯淵屯長安以張既為京兆尹招懷流民興復縣邑百姓懷之

冬

劉璋遣使迎劉備備留兵守荊州而西璋使備擊張魯○扶風法正為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為州里俱僑

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别駕張松與正善亦自負其才忖璋不足與有為因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為不得已而行還為松說備有雄畧密謀奉戴以為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誰能禦

之劉豫州使君之
宗室而曹公之深
讐也善用兵若使
之討魯魯必破矣
魯破則益州强曹
公雖來無能為也
今州將龐羲李異
等皆恃功驕豪欲
有外意不得豫州
則敵攻其外民攻
其内必敗之道也
璋然之遣法正將
四千人迎備○主
簿黄權諌曰劉將
軍數有驍名今以
部曲遇之則不滿

其心以容禮待之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容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從事王累自倒懸於州門以諫皆不納○正至荊州陰說備取益州備疑未決龐統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戸口百萬土沃財富誠得以為資大業可成也備

曰今指與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留諸葛亮關侯

等守荆州趙雲領留營司馬自將步卒數萬而西○孫權聞備西上遣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去張飛趙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璋敕在所供奉贈遺以巨億計巴郡太守嚴顔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北詣涪璋率兵三萬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於會襲璋備曰初

壬辰

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歡歛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至葭萌未即討魯厚樹恩德以收衆心

建安十七年

春正月曹操還鄴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操之西征也河間民田

濟陰王熙 以皇子封

山陽王懿

荊州劉備 據涪城 備在葭萌遣使告璋求

益州劉璋 據成都 別駕張松勸備襲璋事

銀薛伯反扇動幽冀世子丕欲自討之常林諫乃遣賈信討滅之餘賊請降議者以舊法圍而後降者不赦程昱曰此擾攘之際權時之宜今天下畧定不可誅也欲誅宜先啓聞議者曰軍事有專無請昱曰專命謂臨時之急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丕曰善即白操

以皇子封

濟北王邈

以皇子封

東海王敦

以皇子封○時許請在蜀闕立諸王曰將欲翁之必姑張之將

益萬兵及資糧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其餘皆給半璋敕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備大怒勒兵進據涪城分遣諸將平下屬縣

泄璋收松斬之勅關戍諸將勿復與備通備怒還兵擊璋所在戰克

操果不誅既而聞昱之謀甚悅曰君非徒明於軍計又善處人父子之間○故事破賊文書以一為十居府長史國淵上首級皆以實數操問其故淵曰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大武功聳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離雖克捷淵恥之操大悅

夏五月誅馬騰夷三族

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

武平侯曹操

領冀州

春操還鄴

馬超餘衆梁興等屯藍田使夏侯淵擊平之

冬十月操征孫權

六月庚寅晦日食

秋七月淯水潁水溢

○蝗

鄜賊梁興作亂左馮翊鄭渾討平之○梁興寇馮翊左馮翊鄭渾廣開降路治城郭為守備募民逐賊得其財物婦女十以七賞民悅願捕賊之失妻子者皆降渾責其得他婦女然後還之於是黨與離散興聚鄜城渾討斬之餘黨悉平

吳侯孫權

領徐州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呂蒙聞曹操欲東兵說權夾濡須水口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

孫權徙治建業○吳志徙治秣陵在上年

權長史張紘卒○紘還吳迎家道病授子靖留牋曰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故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乘機據勢無假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故明君求賢如饑

用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權從之

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而以義斷恩也權省書流涕

權作濡須塢

劉孟友曰塢未有書此書何關要也終綱目書作塢一而已

冬十月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侍中光禄大夫參軍事荀彧自殺○董昭與諸將議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勳荀彧以為曹公本興義兵以

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不悅及擊權表請彧勞軍於譙因輒留彧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操軍向濡須彧以疾留壽春飲藥而卒彧行義修整有智謀好推賢進士故時人皆惜之○漢書荀彧傳曰操饋之食發視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

朱子曰荀彧之死胡文定引宋景文說以為劉穆之宋齊丘之比最得情狀之實矣考其議論未見有扶漢之心其死亦何足悲又據本傳彧為唐衡之壻則彧之失其本心久矣○胡寅曰操自起兵皆闢土討貳以自封植何與於漢而司馬氏稱荀彧

之功不在管仲之後夫齊桓豈嘗陵迫君父戮天下主母如操之所為乎五霸三王之罪人也曹操五霸之罪人也功非扶漢志在篡漢眞亂臣賊子之魁桀耳○尹起莘曰或死書爵正以著或受操爵位事非其人之失後之以才能自見者其亦審所

擇哉

十二月有星孛于五
諸侯

劉備據涪城○備在
葭萌龐統言于備
曰今陰選精兵晝
夜兼道徑襲成都
一舉便定此上計
也楊懷高沛璋之
名將各仗彊兵據
守關頭聞數諫璋
使遣將軍還荆州
將軍遣與相聞説
荆州有急欲還救
之二子喜必來見
因此執之進取其

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至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操攻權權呼備自救備貽書璋曰孫氏與孤唇齒而關侯兵弱今不往救則操必取荆州轉侵州界非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兵四千

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為益州征强敵師徒勞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璋收斬松敕諸將文書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懷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至關并其兵進據涪城

或云昭烈知有

癸巳

權而不知有正朱子曰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出於竊盜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

建安十八年

春正月曹操引兵還

○操進軍濡須口

博陵王珪

徙封一年以趙

荊州劉備

據涪城進軍圍

吳侯孫權

領徐州操攻濡

號四十萬權率衆七萬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語諸將曰孫權不欺孤乃徹軍還

并十四州為九州○十四州者司豫冀兗徐青荆揚益梁雍并幽交也復九

王徙封凡立九年漢亡魏以為崇德侯

自建武二年孝王良以光武叔父初封廣陽王徙封趙王傳八世凡八王

雒時璋子循守城被攻凡一年

益州劉璋

據成都備進圍雒城守將張任出城迎戰敗死

魏公曹操

始立為公

須相拒月餘操望見權軍歎其整肅乃退

州者割司州之河東河內馮翊扶風及幽并二州皆入冀州梁州所統悉入雍州又以司州之京兆入馮又以司州之弘農河南入豫州交州并入荆州則省司梁幽并而復禹貢之九州矣此操自領冀州牧欲廣其所統以制天下耳○據後漢書注司州作司隸校尉禹貢無益州有梁州梁益

彭城王和

嗣封六十四年薨謚孝王孫祇嗣立七年漢亡魏以為崇德侯自永平十五年靖王恭以明帝子封為鉅鹿王

春攻破權江西營獲權都督公孫陽乃引軍還五月天子使郗慮持節策命以冀州十郡封為魏公以丞相領冀州牧如故又

一地也徙濱江郡縣○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惟有晥城

夏五月曹操自立為魏公加九錫

劉友益曰莽書加安漢公莽九錫則命猶自上出也至操書自則又甚於莽矣

大雨水

劉璋遣將吳懿等拒劉備敗績皆降備

徙封江陵王再徙彭城王傳五世凡五王

加九錫秋七月始建魏宗廟社稷天子納操三女為貴人少者待年于國九月作金虎臺鑿渠引漳水入白溝以通河

進圍雒城○益州從事鄭度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野穀是資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請戰勿許不過百日彼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矣備聞而惡之法正曰璋不能用也璋果謂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遣其將吳懿

十月分魏郡為東西部置都尉十一月初置尚書侍中六卿○以荀攸為尚書令涼茂為僕射毛玠崔琰常林徐奕何夔為尚

等拒備皆敗退懿
降復遣李嚴費觀
督軍亦降備軍益
强分遣諸將平下
屬縣進圍雒城
秋七月魏始建宗廟
社稷
魏公操納三女為貴
人
八月馬超入涼州殺
刺史九月參軍事
楊阜起兵攻之超
奔漢中○初操追
馬超至安定引軍
還參涼州軍事楊
阜謂操曰超有信

書王粲
杜襲衛
覬和洽
為侍中
鍾繇為
大理王
修為大
司農袁
渙為郎
中令行
御史大
夫事陳
羣為御
史中丞
馬超在
漢陽復

布之勇得羌胡心若不設備隴上諸郡非國家之有也操還超果率羌胡擊隴上諸郡取之惟冀城固守自正月至八月救兵不至刺史韋康遣别駕閻温出告急於夏侯淵夜從水中潛出超兵追獲之載温詣城下使告城中云東方無救温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

因羌胡為害氐王叛應超屯興國使夏侯淵討之

歲超怒猶徐誘溫溫曰事君有死無二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乎超遂殺之○已而外救不至韋康及太守欲降楊阜號哭諫不聽開門迎降超入殺康等操使夏侯淵救冀超逆戰敗之○會楊阜喪妻就超求假以葬阜外兄天水姜敘擁兵屯歷城阜見敘及其母歔欷悲甚敘曰何為

乃爾阜曰守城不能完君亡不能死亦何面目以視息於天下馬超背父叛君虐殺州將豈獨阜之憂責一州士大夫皆蒙其恥君擁兵專制而無討賊之心此趙盾所以書弑君也敘母慨然曰咄伯奕叔字韋使君遇難亦汝之負豈獨義山阜字哉人誰無死死於忠義得其所矣但當速發我不以

餘年累汝也敘乃與趙昂尹奉等合謀又使人至兾結梁寛趙衢為内應時超已取昂子月為質昂謂妻異曰當柰月何異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喪元不足為重況一子哉九月阜與敘昂等討超衢因譎說超自出戰而與寛閉門盡殺超妻子超襲歷城得敘母并趙月盡殺之阜與超戰身被

五創超兵敗奔漢中張魯以超為都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曰不愛其親焉能愛人魯乃止操封討超之功侯者十一人賜阜爵關內侯

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〇三星逆行入太微守帝座五十日

冬十一月魏初置尚書侍中六卿〇操欲復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為死刑

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時陳羣為御史中丞大鴻臚紀其父也）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笞法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議者惟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為未

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甲午

建安十九年

春張魯遣馬超圍祁山夏侯淵擊却之

三月魏公操進位諸侯王上〇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

夏四月旱〇五月雨水

劉友益曰綱目書雨水十五自是無書者矣史失之也

閏月孫權使其將呂

荊州劉備

入成都領益州牧

夏雒城潰進圍成都劉璋出降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

壽亭侯關侯

拜侯董督荊州事賜金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四

新亭侯張

枹罕

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衆枹罕改元置百官三十餘年至是十月曹操使夏侯淵自

蒙攻皖城破之○初操遣廬江太守朱光屯皖大開稻田呂蒙言於孫權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宜早除之權乃親攻皖城蒙薦甘寧為升城督寧持練緣城蒙以精鋭繼之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踴侵晨進攻食時破之權拜蒙為廬江太守還屯尋陽

馬超奔劉備備入成

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備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益州太守董和為掌軍中郎將趙雲為翊軍將軍法正為蜀郡太

飛

以飛領巴郡太守賜金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千萬錦千匹

都亭侯馬超

初超以偏將軍

興國討建圍枹罕拔之斬建淵別遣張郃等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皆降隴右平

都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亮留關侯守荆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破巴郡獲太守嚴顏飛呵顏曰何以不降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為賓客分遣雲從外水定

守揚武將軍黃忠為討虜將軍糜竺為安漢將軍簡雍為昭德將軍孫乾為秉忠將軍黃權為偏將軍許靖為左將軍龐羲為

封至是聞備圍成都密書請降備入成都以超為平西將軍

關內侯龐統

追賜爵統率衆攻雒城為流矢

江陽犍為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龎統為流矢所中卒○法正牋與劉璋曰左將軍舊心依依實無薄意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荅雒城潰備進圍成都亮飛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亦來請降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使從事中郎

益州劉璋

司馬李嚴為犍為太守費觀為巴郡太守伊籍為從事中郎劉巴為西曹掾彭羕為益州治中從事

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備痛惜之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為之拜追賜統爵關內侯謚曰靖侯

涿郡簡雍入說劉璋璋開城降○備領益州牧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侯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及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所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

據成都凡二十一年遷公安

夏劉備進圍成都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穀帛可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

○軍用不足備以為憂劉巴請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為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便可歸還令安居復

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璋於公安盡歸其

業乃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留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鋭出擊大破之斬存備既定蜀以峻為梓潼太守○以法

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劉焉自中平五年始據益州傳璋凡二世共二十七年

魏公曹操

封二年春正月始耕藉田

正為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內為謀主一飧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或謂亮曰法正太橫宜稍抑之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東憚孫權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耶○侯聞馬超來降與諸葛亮書

韓遂徙金城入氐王千萬部率羌胡萬餘騎與夏侯淵戰擊大破之遂走西平淵等攻興國屠之

十二月操至孟津天子

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侯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侯美鬚髯故亮謂之髯侯省書大悅以示賓客

亮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者法正謂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願君緩刑弛禁以慰

命置旌頭宮殿設鍾虡

吳侯孫權

領徐州五月權征皖城閏月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及男女數萬口

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高祖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来有累世之恩德政不舉威刑不肅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著矣○備以蔣琬

為廣都長不治備大怒將加罪戮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重加察乃不加罪

葉平巖曰議者以璋善遇昭烈而反奪之國豈得為義不知劉焉陰懷異志據有益州璋以孽息復盜王土故昭烈之舉上以抒漢帝之憤下

以誅劉馮之奸
乃所以為義也
秋七月魏公操擊孫
權○操留少子植
守鄴以邢顒為植
家丞顒防閑以禮
由是不合庶子劉
楨美文辭植親愛
之楨以書諫曰君
侯採庶子之春華
忘家丞之秋實為
上招謗其罪不小
愚實懼焉
魏荀攸卒○攸深密
有智防謀謨帷幄
時人及子弟莫能

知其所言操嘗稱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又稱二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或字文若為漢尚書令攸字公達為魏尚書令劉友益曰獻帝在上漢無恙也特書魏何攸之心未嘗有漢也是故漢在而荀攸卒書魏心在於魏也晉亡而

陶潛卒書晉心在於晉也唐亡而張存業卒書唐心在於唐也綱目誅心故攸書魏而削其官焉

枹罕宋建反冬十月討斬之諸羌皆降

十一月魏公操弑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帝自都許以來守位而已左右侍衛莫非曹氏之人者議郎趙彥嘗為帝陳言時策操

惡而殺之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懼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求貴人殺之帝以貴人有妊為請不得伏后懼與父完書令密圖之至是事泄操使

郗慮持節策收皇后璽綬以尚書令華歆為副勒兵入宫收后后閉戶藏壁中歆壞戶發壁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后披髪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耶遂將后下暴室以幽死所生二皇子皆酖殺之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山

陽公載記曰劉備在蜀聞之遂發喪

十二月操以高柔為丞相理曹掾○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其父母兄弟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宜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而猥復重之恐軍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

不可復得而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敺走耳操善之

乙未

建安二十年

春正月立貴人曹氏為皇后○操之女也

三月魏公操擊張魯

夏五月韓遂為其下所殺

劉備孫權分荊州備使關侯守江陵權使魯肅屯陸口○初備在荊州周瑜

益州劉備

入成都二年聞曹操己定漢中備乃與權更尋和好權令諸葛瑾報命遂分

漢中張魯

據漢中凡十六年魯自在漢川垂三十年曹操征之欲降其弟衛不聽拒

甘寧等數勸權取蜀權遣使謂備欲先取劉璋備報曰益州民富地險璋雖弱足以自守曹操方欲觀兵吳會而同盟無故自攻使乘其隙非長計也權不聽遣孫瑜率水軍屯夏口備謂曰汝欲取蜀吾當披髮入山不失信於天下也權不得已召瑜還○及備攻蜀留關侯守江陵與魯肅數生

荊州以湘水為界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

魏曹操

封三年春正月天子立魏公曹操中女為皇后三月擊張魯至

之操破衛斬之魯欲降閻圃曰今以急往其功為輕不如且依巳中然後委質功必多也乃奔南山左右欲悉焚寶貨倉庫魯

疑貳及備得益州權令諸葛瑾從備求荆州備不許○魯肅邀侯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數責侯侯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戮力破敵豈得無一塊土而足下来欲收地耶肅曰不然始與豫州覲於長坂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主上矜愍豫州不

陳倉四月出散關至河池氐王竇茂衆萬餘人不服五月攻屠之西平金城諸將麴演等共斬送韓遂首七月破張衛於

曰本欲歸命今日之走以避鋒銳非有惡意遂封藏而去操遣人慰喻之魯即與家屬出迎拜鎮南將軍封閬中侯邑萬

愛土地人民之力以濟其患豫州今已籍手西川又欲翦併荆土斯蓋凡夫所不忍行而況整領人物之主乎侯無以荅○會聞操將攻漢中備乃求和於權權令瑾報命遂分荆州以湘水為界長沙江夏桂陽以東屬權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屬備瑾每奉使至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

陽平遂取漢中走張魯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置名號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關內外侯十六級銅

户封魯五子及閻圃等皆為列侯○魯卒諡曰原侯子富嗣

面

秋七月魏公操取漢中走張魯留將軍夏侯淵張郃守之而還○操至陽平張魯欲降其弟衛不肯率衆數萬人拒關堅守橫山築城十餘里初操以降人多言張魯易攻陽平城下南北山相遠不可守至是身履不如所聞乃歎曰他人商度少如人意攻陽平諸屯山峻難登

印龜紐墨綬皆不食租○裴松之曰虛封自此始

吳侯孫權

領徐州權以劉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荆

士卒傷夷軍食且盡操欲還會前軍夜迷誤入張衛別營營中大驚退散操進兵攻之衛等夜遁魯奔南山封藏而去操入南鄭甚嘉之遣人慰諭○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勢必瓦解操曰人苦無足既

州諸郡備不許曰吾方圖涼州涼州定乃盡以荊州與吳耳權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詞引歲遂置南三郡長吏關侯盡逐

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因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少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侯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不可犯矣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謂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

之權大怒乃遣呂蒙等將兵二萬取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使魯肅以萬人屯益陽以拒關侯蒙得三郡引軍還與魯肅兵並

乃還以夏侯淵督
張郃徐晃等守漢
中
八
月孫權攻合肥大
敗而還○張遼李
典樂進將七千餘
人屯合肥操征張
魯為教與合肥護
軍薛悌署函邊曰
賊至乃發及是孫
權率十萬衆圍合
肥悌發函教曰若
孫權至者張李將
軍出戰樂將軍守
護軍勿得與戰諸
將以衆寡不敵疑

拒侯未
戰會曹
操入漢
中備懼
失益州
使使求
和權令
諸葛瑾
報更尋
盟好遂
分荊州
長沙江
夏桂陽
以東屬
權
權反自

之遼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進等未對遼怒曰成敗之機在此一戰遼將獨決之○典素與遼不睦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請從君而出○於是夜募敢從之士八百人椎牛犒饗

陸口遂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為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得免

明旦遼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大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不知所為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急擊圍開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曰將軍棄我乎遼復前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吳人奪

氣乃還修守備衆心遂安○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徹軍還至逍遥津北遼將步騎奄至甘寧呂蒙力戰扞敵凌統率親近扶權出圍復還與遼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度權已免乃還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徹丈餘無版親近監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

超度賀齊率三千人在津南迎權得入船齊涕泣曰至尊當持重羣下震怖願以此為終身之誡權自前收其淚曰大慙謹已刻心非但書紳也

冬十月始置名號侯以賞軍功

十一月張魯出降以為鎮南將軍封其屬閻圃為列侯○初漢中人有地中得玉印者羣下欲尊魯為漢寧王功

曹閻圃諫曰漢川民户十萬四面險固財富土沃上匡天子則為桓文次方竇融不失富貴今承制署置勢足斬斷遽稱王號必為禍先魯從之

習鑿齒曰閻圃諫魯為王而操追封之將來之人孰不思順寇其本源而末流自止可謂知賞罰之本矣

劉備遣兵擊巴賨破

之○張魯之去巴中也黄權言於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使權迎魯會諸夷帥朴胡杜濩任約已降於操而魯亦降權遂擊胡等破之操遣張郃徇三巴進軍宕渠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

丙申

建安二十一年

春四月魏公操自進爵為王操殺其尚書崔琰○初琰薦楊訓操禮辟之及操進爵訓發表稱頌或笑訓希世浮偽謂琰失舉琰取其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有變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與琰不平者白之操怒收琰付

琅邪王熙

嗣封十一年坐謀欲過江誅國除

魏王曹操

進爵一年自己巳起兵至是凡二十八年春二月操還鄴夏五月進魏公爵為魏王冬十月操治兵

烏桓

代郡烏桓三大人皆稱單于恃力驕恣太守不能治至是以裴潛為太守操欲授以精兵潛曰多將兵單于必

南匈奴

單于呼廚泉入朝於魏操因留呼廚泉於鄴使右賢王去卑歸平陽監國單于歲給綿絹錢穀如列侯子孫傳

獄髠為徒隸白者
復云琰對賓客虬
須直視若有所瞋
遂賜琰死毛玠傷
琰無辜心不悅人
復白玠怨謗操收
付獄桓階和洽為
之陳理操曰此捐
君臣恩義妄為死
友怨歎殆不可忍
也洽曰臣非敢曲
理玠以枉大倫也
以玠歷年荷寵剛
直公忠為衆所憚
不宜有此然人情
難保要以考覈驗

擊孫權
十一月
至譙

吳侯孫權
領徐州
冬魏王
操治兵
擊權

懼而拒
境少將
則不見
憚宜以
計圖之
遂單車
之郡單
于驚喜
潛撫以
恩威遂
皆讋服

襲復分
其衆為
五部各
立其貴
人為帥
選漢人
為司馬
以監督
之
單于自
以先世
漢甥更
姓劉氏

實玠信有謗言當肆諸市朝若無此言言事者誣大臣以悞主聽臣竊不安操卒不窮治玠遂免黜○時西曹掾丁儀用事羣下側目何夔徐奕獨不事儀儀譖奕出之傅選謂夔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適足害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乎

五月乙亥朔日食

以裴潛為代郡太守

劉友益曰自書以孫堅為太守至是書太守者十八惟潛始以恩信見稱則絕無而僅有者也特書予之

秋七月南匈奴單于入朝于魏遂留居鄴○初南匈奴久居塞內與編戶大同而不輸貢賦議者恐其戶口滋蔓浸難禁制欲豫為之防至是單于呼

廚泉朝於魏操因留之於鄴

八月魏以鍾繇為相國

丁酉

建安二十二年

春正月魏王操擊孫權軍三月權降○二月操進攻權於濡須初權護軍蔣欽與徐盛有隙至是欽持諸軍節度每稱其善權問之欽曰盛忠而勤彊有膽畧器用好萬人督也今大事未

益州劉備

入成都四年冬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

魏王曹操

南匈奴

時右賢王去卑監國在平陽單于呼廚泉在鄴以單于於扶羅子左賢王豹為

定臣當助國求才豈敢挾私恨以蔽賢乎權善之○三月操引軍還留夏侯惇曹仁張遼等二十六軍屯居巢○權令徐詳詣操請降操報使修好誓重結婚○權留周泰督濡須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以泰寒門不服權會諸將大為酣樂命泰解衣權手自指其創痕問之泰輒記昔戰鬬處以

進爵二年春正月操軍居巢二月進屯江西郝谿逼攻濡須口權退走三月引軍還權遣使請降天子命

左部帥居晉陽豹子後為北朝前趙劉淵去畀後為北朝夏赫連勃勃

對畢使復服權把其臂流涕曰幼平卿為孤兄弟戰如熊虎不惜軀命被創數十膚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諸將乃服

夏四月魏王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冕十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

六月魏以華歆為御史大夫

魏王操用天子旌旗冕旒車駕以五官中郎將丕為太子

蜀將張飛等屯下辯遣曹洪拒之

吳侯孫權

冬十月魏以世子丕為王太子○初操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卞氏生四子丕彰植熊於是出丁夫人而立卞氏為繼室植性機警多藝能才藻敏贍操愛之操欲以女妻丁儀丕以儀目眇止之儀由是怨丕與弟廙及楊修數稱植才勸操立以為嗣操以函密訪於外尚書崔琰露版答曰

領徐州春令都尉徐詳詣魏降魏報使修好誓重結婚

春秋之義立子以長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壻也○毛玠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邢顒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殿下深察之○丕使人問賈詡以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不違子道而已他日操屏人問詡詡默然不

對操問其故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操大笑○操嘗出征丕植並送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丕悵然自失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流涕而拜操及左右咸歔欷於是皆以植多華詞而誠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飾丕御

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稱說遂定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卞夫人曰將軍拜太子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夫人曰王自以丕年長故用為嗣我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何當重賜遺乎長御具語操操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為難

○丕抱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

英憲英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宜戚主國宜懼而反以為喜魏其不昌乎○久之植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操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漸衰

劉備進兵漢中魏王操遣將軍曹洪拒之○法正說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

郃屯守身還北還此必内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往討必克克則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凉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為持久之計時不可失也備乃進兵遣將屯下辨

孫權陸口守將魯肅卒權以吕蒙代之

○權以從事中郎

將彭城嚴畯督兵萬人鎮陸口畯固辭以樸素書生不閑軍事權乃以虎威將軍呂蒙兼漢昌太守以代之衆嘉畯能以實讓

孫權遣陸遜討丹陽山越平之○吳郡陸遜言於權曰山寇依阻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權命遜部伍東三郡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還

屯撫湖〇會稽太守淳于式表遜枉取民人遜後詣都稱式佳吏權曰式白君而君薦之何也遜曰式意欲養民是以白遜遜豈可毀式亂聽乎權曰此誠長者事顧人不能為耳〇東三郡謂會稽吳郡丹陽也

有星孛於東北

是歲大疫

戊戌

建安二十三年

益州劉備

春正月少府耿紀司直韋晃起兵討魏王操不克死之○操使丞相長史王必典兵督許中事時關侯强盛京兆金禕覩漢祚將移乃與少府耿紀司直韋晃太醫令吉本本子邈邈弟穆等謀殺必挾天子以攻魏南引關侯為援正月吉邈等率千餘人夜攻必燒其門射必中肩天明邈衆潰而死

入成都

五年

備率諸將進兵漢中分遣吳蘭等入武都皆為操軍所沒備次於陽平關與淵郃等相拒

魏王曹操

尹起莘曰操賊簒奪人皆得而誅之晃等雖微要是漢之臣子發憤致討縱使不克而死猶足以媿俛首事賊之人綱目書之雖死猶榮也

三月有星孛於東方○平旦衆星皆沒而孛星獨見故不言所在之次

夏四月代郡上谷烏桓反魏王操遣其子彰擊破之○操

進爵三年

曹洪破吳蘭斬其將任夔

張飛馬超走漢中

陰平氐强端斬吳蘭傳其首

吳侯孫權

名裴潛為丞相理曹掾潛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過嚴而事加寬惠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此怨叛所由生也代必復叛後數十日反書果至操使其子彰討之彰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操戒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身自搏戰鎧

領徐州十月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庱亭馬為虎所傷權投以雙戟虎却廢○庱據陵反

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桑乾之北大破之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觀望彊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

劉備擊張郃不克。備屯陽平關張郃屯廣石備攻之不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犍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

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時法正從備北行亮於是表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初犍為太守李嚴辟洪為功曹嚴未去犍為而洪已為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祇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祇已為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秋七月魏王操擊劉

備九月至長安

己亥

建安二十四年

春正月劉備擊夏侯淵破斬之○初夏侯淵戰雖屢勝操嘗戒之曰為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若但任勇則一匹夫敵耳及與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

漢中王劉備

始立一年自辛未起兵至是凡二十九年春備自陽平渡沔水作營定軍

壽亭侯關侯

拜前將軍假節鉞○初侯嘗為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嘗

武都氐

魏王操使雍州刺史張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諸氐散居秦川北朝苻

兵爭之法正曰可擊矣備使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遂斬之○張郃引兵還陽平督軍杜襲收斂散卒推郃為軍主衆心乃定

二月壬子晦日食

三月魏王操出斜谷劉備將趙雲擊其軍敗之夏五月操引還備遂取漢中○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操雖來

山命黃忠攻破夏侯淵斬淵及趙顒等曹操出斜谷趙雲敗之操還備遂有漢中

秋羣臣表備為漢中王設壇場於沔陽

疼痛醫曰矢鏃有毒毒入於骨當破臂刮骨去毒患乃除耳侯便伸臂令醫劈之時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

氏自此始

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黄忠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猝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鬭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有伏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

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為王太子拔牙門將軍

而侯割炙飲酒言笑自若是歲侯率衆攻曹仁於樊于禁降又斬將軍龐德威震華夏曹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鋭

駭自相蹂踐墮漢水死者甚衆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引軍還長安備遂有漢中○操恐備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問雍州刺史張既既曰可勸使北去就穀以避之操從之徙氐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備遣將

義陽魏延為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侯為前將軍張飛為右將軍馬

孫權襲取荊州侯聞南郡已失即南還軍盡散至臨沮權遣將逆擊與子平俱遇害追謚曰忠義侯子興嗣

新亭侯張

軍孟達攻房陵殺其太守又遣養子中郎將封與達會攻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

秋七月劉備自立為漢中王

劉友孟曰書自立何存獻帝也獻帝在雖備以自立書之君臣之義凜凜矣

魏王操號其夫人為王后

八月漢中將關侯取襄陽○侯使糜芳

超為左將軍黃忠為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司馬犍為費詩即授侯印綬侯聞黃忠位與己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

飛

拜右將軍假節鉞

都亭侯馬超

拜左將軍假節鉞

關內侯黃

守江陵傅士仁守公安侯自率衆攻曹仁於樊仁使于禁龐德等屯樊北八月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數丈于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高避水侯乘大船就攻之禁等窮迫遂降○龐德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攻益急矢盡短兵相接戰益怒氣益壯而水浸盛吏士盡降德乘小船欲還仁營船覆

同列不肯受拜詩謂侯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次韓最居上未聞蕭曹

忠賜爵曹操將夏侯淵衆甚精忠摧鋒率士金鼓震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又拜後將

為侯所得立而不
跪侯謂曰卿兄在
漢中德從兄柔在蜀不早
降何為德罵侯曰
我寧為國家鬼不
降賊也侯殺之侯
急攻樊城城多崩
壞衆懼或曰可及
圍未合乘輕船夜
走滿寵曰山水速
疾不久聞侯遣別
將已在郟下自許
以南百姓擾擾侯
所以不敢遂進者
恐吾軍掎其後耳
今若遁去洪河以

以此為
怨今王
以一時
之功隆
崇漢室
然意之
輕重寧
當與君
侯齊乎
月王與
君侯譬
猶一體
同休等
戚禍福
共之愚
謂君侯

軍

南非復國家有也仁曰善乃沈白馬誓同固守城中人馬纔數千人城不沒者數版（二尺為版）侯乘船臨城立圍數重內外斷絕○侯又遣別將圍呂常於襄陽荆州刺史胡修南鄉太守傅方皆降○操聞龐德死流涕曰吾知于禁三十年何意臨危反不及龐德邪封德二子為列侯

不宜計官位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為意也僕一介衛命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為惜此舉動恐有後悔耳侯大感悟遽即

魏王操殺丞相主簿楊修○初楊修丁儀謀立曹植為魏嗣丕患之以車載簏內吳質與之謀修以白操丕懼告質質曰無害也明日復以簏載絹以入修復白之推驗無人操由是疑後植以驕縱見疎修亦不敢自絕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操意豫作答教十餘條敕門下教出隨所問答之於

受拜

魏王曹操

進爵四年

三月操出斜谷至陽平備因險拒守○時操欲還出令曰雞肋官屬不知所謂

是教裁出荅已入操怪其捷推問始泄乃發修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收殺之

關中營帥許攸降○操以杜襲為留府長史駐關中關中營帥許攸擁衆不附而有慢言操怒欲伐之羣臣多諫操横刀於膝作色不聽杜襲入欲諫操逆謂之曰吾計已定卿勿復言襲曰若殿下計是耶

主簿楊修便自嚴裝人驚問修曰夫雞肋棄之如可惜食之無所得以比漢中知王欲還也

五月引軍還長安

遣于禁

臣方助成之若計非耶雖成宜改之殿下逆臣令勿言何待下之不闕乎操曰許攸慢吾如何可置襲曰今豺狼當路而狐狸是先人將謂殿下避强攻弱進不為勇退不為仁臣聞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今區區之許攸何足以勞神武哉操曰善遂原撫攸攸即歸

助曹仁漢水溢灌禁軍軍沒侯獲禁遂圍仁操使徐晃救之相國鍾繇坐西曹掾魏諷反免十月軍還洛陽操南救曹仁未

服

冬十月孫權使呂蒙襲取江陵魏王操師師救樊關侯走還權邀斬之十二月蒙卒○陸渾民孫狼殺縣主簿南附關侯侯授狼印給兵自許以南往往遙應侯侯威震華夏操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司馬懿蔣濟曰于禁為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劉備孫權外

至晃攻侯破之侯走仁圍解

吳侯孫權領荊州封南昌侯閏月呂蒙襲公安獲將軍傅士仁蒙至南郡太守麋芳

親內踈關侯得志權必不顧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操從之○初魯肅嘗勸權以曹操尚存宜且撫輯關侯與之同仇及蒙代肅以為侯素驍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國上流其勢難久密言於權曰今令征虜守南郡孫皎時為征虜將軍潘璋住白帝將欽將遊兵循江應敵蒙

以城降蒙據江陵陸遜別取宜都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

關侯還當陽保麥城追走潘璋司馬馬忠獲之及其子平都督

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侯且侯君臣不可以腹心待也侯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在也今不於彊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權曰今欲先取徐州然後取侯何如對曰今操撫集幽冀未暇東顧徐土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今日取之操後旬必來

趙累等遂定荆州權與陸遜論周瑜魯肅及蒙曰公瑾雄烈膽畧兼人遂破孟德開拓荆州子敬因公瑾致達於孤一見

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侯全據長江形勢益張易為守也權善之○權嘗為其子求婚於侯侯罵其使不許權由是怒○至是侯攻樊蒙上疏曰侯討樊而多留備兵恐蒙圖其後也蒙嘗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為名侯聞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

便及帝王大畧此一快也後孟德東下諸人欲迎之子敬勸孤急呼公瑾逆而擊之此二快也後雖勸我借玄德地是其一短

空虛則南郡可下而侯可禽也遂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蒙下至蕪湖陸遜謂曰關侯接境如何遠下蒙曰誠如來言然吾病篤遜曰侯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今聞君病必益無備若出其不意侯可禽也下見至尊宜好為計蒙曰侯素勇

不足以損其二長故孤常以方鄧禹也子明少時孤謂不辭劇易果敢有膽而已及身長大學問開益籌略奇至可次公瑾但

猛未易圖也○蒙至都權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侯所忌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内察形便然後可克權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都督以代蒙○遜至陸口為書與侯稱其功美深自謙抑為盡忠自託之意侯意大安無復所嫌稍撤兵以赴樊遜具啟形狀

言議英發不及之耳圖取關侯勝於子敬子敬云侯不足忌此內不能辨外為大言耳孫亦恕之不苟責也

魏王操表權為

陳其可擒之要○侯得于禁等人馬數萬糧食乏絕擅取權湘關米權聞之遂發兵襲侯○權欲令孫皎與蒙分督左右蒙曰若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為左右督普恃久將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權悟乃以蒙為大督皎為繼後○操之出漢中也使徐晃屯

驃騎將軍領荊州牧封南昌侯

宛以助曹仁及于禁陷沒晃前至陽陵陂後得偃城連營稍前距侯圍三丈所作地道及箭飛書與仁消息數通○權為牋與操請以討侯自效及乞不漏令侯有備操問羣臣羣臣咸言宜容之董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使侯聞而自護則圍速解且可使兩賊相持坐

待其敝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也又圍中不知有救倘有他意為難不小露之為便操即敕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侯屯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侯果猶豫不能去○操自雒陽南救曹仁遠為之勢乃駐軍摩陂前後遣殷署等凡十二營詣晃晃攻侯破之侯遂撤圍退然舟船猶據沔

水襄陽隔絕不通○呂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𦨴䑰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侯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侯不聞知糜芳傅士仁素嫌侯輕已侯之出軍供給軍資不悉相及侯言還當治之二人懼於是即降○蒙入江陵釋于禁之囚得侯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令軍中不

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同郡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蒙垂涕斬之於是軍人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給醫藥賜衣糧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權至○侯聞南郡破即走南還○曹仁會諸將議咸曰侯可追禽趙儼曰侯已孤迸更宜存之以為權害若深入追

北則權改虞於彼將生患於我矣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操聞侯走恐諸將追之果疾敕仁如儼所策○關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使還人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皆無鬬心

權至江陵荆州將吏悉歸附獨治中從事潘濬稱疾不見權

遣人輿至濬伏面不起涕泣交橫權慰諭懇惻濬起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西附漢中外白遣萬人討之濬曰五千兵往足矣伷能弄唇吻而實無才畧嘗為州人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即遣濬將

五千人往果斬平之○權以蒙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遜領宜都太守為右護軍鎮西將軍封婁侯屯夷陵守峽口

西保麥城權使誘之侯偽降因遁走兵皆解散纔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侯及其子平於章鄉斬之遂定荊州○初偏將軍全琮

上疏陳關侯可取之計權恐事泄寢而不荅至是封孫陽華亭侯○復以劉璋為益州牧駐秭歸未幾璋卒○吕蒙未及受封疾發權迎置於所館之側所以治護者萬方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勞動常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為下赦令已而竟卒權哀

痛殊甚為置守冢
三百家
權與于禁乘馬併行
虞翻呵禁曰汝降
虜何敢與吾君齊
馬首乎抗鞭欲擊
禁權呵止之
胡寅曰先主失
荊州非獨侯之
罪君相皆有責
焉關侯義勇雄
傑萬人敵也而
短於謀使時有
法孝直龐士元
者與侯俱使則
不至是矣世多

奇呂蒙之功以愚覦之小人舞智不足取也吳蜀結盟所治者何事而剪其爪牙失同仇之義是豈大丈夫有名之師以義而勝者哉○丁奉曰朱子云學者但知曹操之為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權有意興漢自當與先主協力併謀同正曹

氏之罪如何先主纔整頓得起時便與壞倒取襲如關侯之類是也朱子先存此見故綱目於呂蒙襲取江陵不曰蒙使潘璋殺關侯而書權邀斬之所以歸罪於權著其無翊漢之心有助操之惡耳

以孫權為驃騎將軍領荊州牧○操表權為驃騎將軍假

節鉞領荊州牧封
南昌侯權上書稱
臣於操稱說天命
操以示外曰是兒
欲踞吾著爐火上
耶陳羣等皆曰漢
祚已終非適今日
殿下功德巍巍羣
生注望故孫權在
遠稱臣此天人之
應異氣齊聲殿下
宜正大位復何辭
哉操曰若天命在
吾吾為周文王矣
司馬光曰教化
國家之急務也

風俗天下之大事也光武明章敎立於上俗成於下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上有衰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李膺之徒用公議以扶其危下有符融郭泰范滂許劭之流立私論以救其敗是以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

重以桓靈昏虐天命殞絶然擁兵專地者猶以尊漢為辭以魏武之無君歿身不敢廢漢豈志之不欲哉畏名節而自抑也由是觀之教化安可慢風俗安可忽哉

漢　魏

庚子

建安二十五年

春正月丞相冀州牧魏王曹操還至洛陽卒子丕嗣自為丞相冀州牧

劉友益曰賀善贊曰操自兵興以來綱目所書未嘗一語與之於是而卒書官書爵書姓非予之也幸之也使操不死必以不

漢中王劉備

立二年

夏益州將軍孟達屯上庸叛降魏襲副軍中郎將劉封封敗還封本寇

魏文帝丕黃初元年

丕武帝操長子　是年十月稱帝

春正月魏王操至洛陽卒太子丕嗣○操知人善察難眩以偽識拔奇才不拘微賤隨能任使皆獲其用與敵對陳意思安閒如不欲戰及決機乘勝氣勢盈溢勞賞不吝千金無功分毫

南昌侯孫權

領荊州

二年

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酇筑陽山都中廬五縣

臣終矣
二月丁未朔日食
冬十月魏王曹丕稱
皇帝廢帝為山陽
公
劉友益曰書稱
書廢一削傳禪
之説亂臣賊子
始無以自文綱
目誅心之法嚴
矣哉
東漢亡
右東漢自光武
帝建武元年乙
酉至獻帝是年
庚子傳十二帝

氏之子
備至荆
州以未
有嗣養
以為子
諸葛亮
慮其剛
猛易世
之後終
難制御
勸備因
此除之
遂賜死
冬魏王
丕稱尊
號傳聞

不與用法峻急有
犯必戮或對之涕
泣然終無所赦雅
性節儉不好華麗
故能芟刈羣雄幾
平海内至是薨太
子丕在鄴鄢陵侯
彰自長安來赴問
璽綬所在諫議大
夫賈逵正色曰國
有儲副先王璽綬
非君侯所宜問也
凶問至鄴羣臣聚
哭太子中庶子司
馬孚曰當早拜儲
君以鎮萬國而但

民五千
家來附

凡一百九十六年

漢帝見害乃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愍皇帝是後所在並言衆瑞日月相屬議郎楊泉侯劉豹等太傅許靖等各上言宜順天應

哭即乃罷孚懿之弟也羣臣以為太子即位當俟詔命尚書陳矯曰王薨於外愛子在側彼此生變則社稷危乃具官備禮一夕而辦明旦以王后令策太子即王位大赦漢帝尋遣御史大夫華歆奉策詔授丞相印綬魏王璽綬領冀州牧尊王后曰王太后謚操曰武王葬高陵

民即皇帝位

二月以賈詡為太尉華歆為相國王朗為御史大夫

王遣弟鄢陵侯彰等皆就國○臨菑監國謁者希指奏臨菑侯植醉酒悖慢刼脅使者丕貶植為安鄉侯誅其黨丁儀丁廙并其男口

立法自今宦者不得過諸署令○作金策藏之石室

立九品法置州郡中正○尚書陳羣以

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擇有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

夏六月王南巡至譙大饗軍士父老

孫盛曰魏王處哀而設宴樂居始而墮化基及至受禪顯納二女是以知王齡之不遐卜世之期促也

漢中將孟達以上庸

降○達屯上庸與劉封不協率部曲降魏達有容止才觀丕愛之引與同輦合房陵上庸西城為新城郡以達為太守劉曄曰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孫劉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丕不聽遣將軍夏侯尚徐晃與達襲封封敗走還成都

以賈逵為豫州刺史

○時天下初定刺史多不能攝郡逵曰州本以六條詔書察二千石以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寛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奏免之外修軍旅内治民事興陂田通運渠吏民稱之丕曰真

刺史兵布告天下
賜爵關內侯
冬十月魏王丕稱皇
帝廢漢帝為山陽
公○左中郎將李
伏太史丞許芝言
魏當代漢見於圖
緯至是漢帝告祠
高廟遣使持節奉
璽綬詔策禪位於
丕丕上書三讓乃
為壇於繁陽升受
璽綬即皇帝位燎
祭天地改元黃初
奉漢帝為山陽公
用天子禮樂追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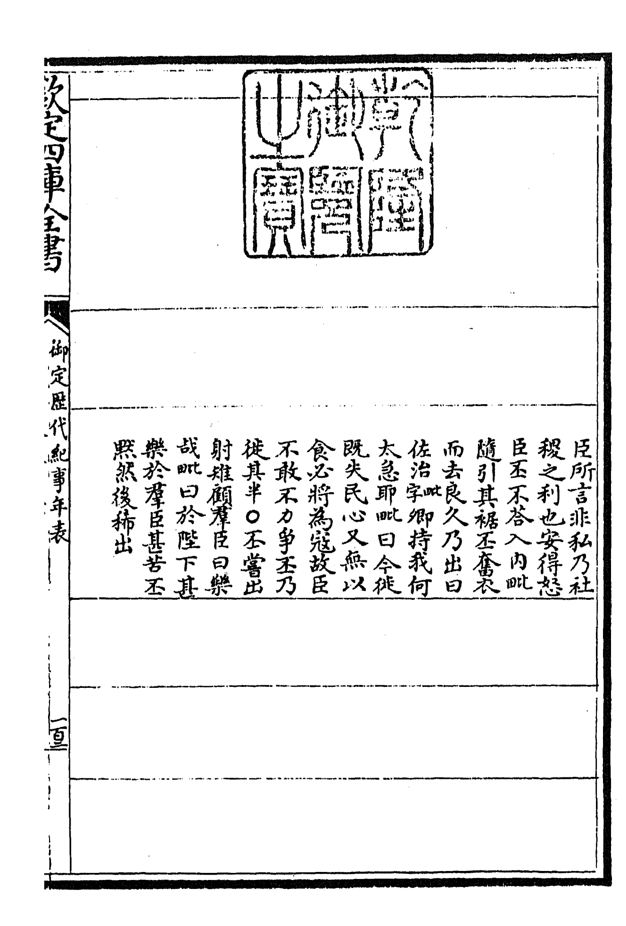
武王曰武皇帝廟號太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改相國為司徒御史大夫為司空山陽公奉二女以嬪於丕丕欲改正朔辛毗曰孔子曰行夏之時丕從之○丕欲追封太后父母羣臣曰案典禮婦因夫爵無分土命爵之制丕是之○丕謂侍中蘇則曰西域前獻徑寸大珠可復求市得不對曰

若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丕默然○丕名蔣濟為散騎常侍時有詔賜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任使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至丕問以所聞見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語耳丕忿然問其故濟具以對因曰作威作福書之明誡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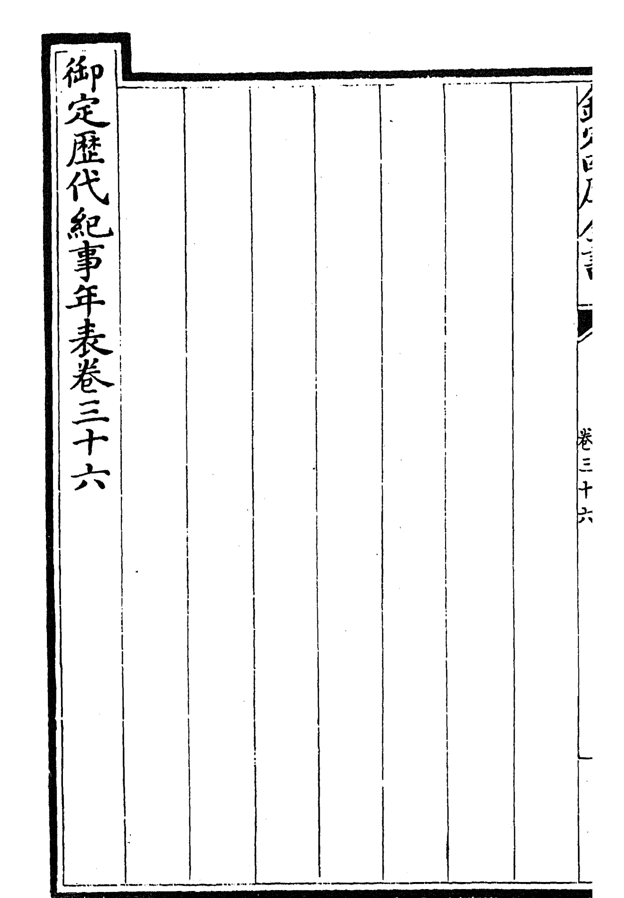
無戲言惟陛下察之丕即遣追前詔

十二月丕如洛陽營宮室

徙冀州士卒家於河南○丕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户實河南時旱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丕意甚盛侍中辛毗求見丕作色曰卿謂徙民非耶毗曰誠以為非丕曰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



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利也安得怒臣丕不荅入內毗隨引其裾丕奮衣而去良久乃出曰佐治毗字卿持我何太急耶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必將為寇故臣不敢不力爭丕乃徙其半○丕嘗出射雉顧羣臣曰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於羣臣甚苦丕默然後稀出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三十六